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孫球

騰錄監生

臣馮光熙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九

元 陳桎 撰

乙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

言二月趙汝愚罷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貶知福州

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

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

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

書殿隆名帥藩閭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章穎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安置

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

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駉奏祖儉不當貶不

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

相鄭僑叅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

事○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

宏中與周端朝

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

便其私必託朋黨以固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搥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以李沐為右

諫議大夫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金命左丞相瓜

爾佳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鞞等部○

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

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伸國子司業汪達國子正

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

自程顥程頤以先王之道淑諸後進

其徒揚時尹焞傳其緒言由是羅從彥李侗朱熹張
栻力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
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
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
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
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蕪潔
好脩皆偽情耳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
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
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
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
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
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
詔下其章由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逵入
劄子辨之德秀以伸遠為狂言亦被斥德秀嘗宦長
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覲內除而留正語著
作佐郎范仲黼曰若留德秀班行朝廷無安靖之理

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廉師旦復建言請考
 核真偽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指論太極圖亦
 被賞擢陳仲顯之孫醇德碩學為時所尊蒞政皆可
 師法與人未嘗有競及偽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
 竟以是去馬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何

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

侂胄引之以成偽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
 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
 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在
 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敢白發以
 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

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向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官

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投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詎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迴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璆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

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佞胄所構斥死遐荒而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為罪云徐誼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佞胄之姦是以佞

胄怨之

金瓜爾佳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

潢

清臣至臨潢令伊喇敏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哈拉河前隊

攻栲栳灤諸營下其十四回迎清臣屬部薩察掩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賤罰北準布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布薩撥等進兵大鹽灤攻其諸營伊喇都等為鴻吉哩部兵所敗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金死

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守貞剛直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時金有國七

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

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丙辰二年

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

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

院事○夏四月余端禮罷

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

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僉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

郎倪思

初翥要思列疏論侂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

第出身

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

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

禁以張釜為尚左郎官

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過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

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

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

作華文閣

歲孝宗御集也

秋七月加韓侂胄

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

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

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帝從之乃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胡紘乞住進擬

偽學之黨從之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

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

急九月嗣濮王士歆卒○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

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罷祕閣脩撰致仕朱熹官竄處

士蔡元定于道州

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未有

誦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為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殮麤食淡衣哀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鷺湖之寺或

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禴熹
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
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
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
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
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
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
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腹飢啖薺以讀書聞熹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
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
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表揚萬里交薦于朝
名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
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
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

于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
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
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
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
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
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
容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
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
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
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
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
者尊之曰
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
金承安

春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偽學之黨勿

除在內差遣

從邵衰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
偽學願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

臣審察其所學
而後除從之

夏四月以不祛為嗣濮王○閏六月

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

韓侂胄
憾正都

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
偽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張釜言之
尤力遂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

持國
為金

主信任與李妃莞擅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光庭張
巖叟張翰趙樞高元甫傅汝梅裴元郭郭十人皆趨
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人戲謂之胥門十哲
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九月以

劉三傑為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

學之人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即

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高麗王皓以其弟暉權國事○金

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

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

知絳州王沈上疏乞

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聞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
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
元卿袁燾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
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
士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蔡
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
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
由阿附罷之而擢沈
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

葬憲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

公賜玉帶

許佩服○詔禁偽學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
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

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
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
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
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
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
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
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
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
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
於國之深思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
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
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
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
俊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
胄大喜即遷文
虎愈於要職

以丁逢為軍器監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

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
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為軍
器監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

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諱事韓侂胄無所不
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

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
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

中

帝子充冲惠王竣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
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

矣以趙師異為工部侍郎

師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
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

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
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緞大珠百餘顆衆慙沮
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
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以遺四夫人

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曩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佐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曩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曩也佐胄大笑聞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時銀每錠以五十兩其直百貫

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價隨以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幾寶貨多雜以銅錫寢不能行燕京閉肆迺罷之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

萬人

巳未五年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

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事得已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前起居

舍人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

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和附偽吏部尚書胡紘免○學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三月金立王暉為高麗國王○夏五月行統天曆○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太上皇

帝于壽康宮

帝始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

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

十二月嗣濮王不祛卒

庚申

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

何澹知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

仕○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卒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

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

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
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起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
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懦者
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
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
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
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
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
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
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攷異所
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
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
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
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
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

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燾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

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
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
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竒之謂曰此非聖賢事
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
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
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歿淳追思之痛自裁
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
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
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
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
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
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
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
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安定郡王**
子問以發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子恭卒。夏四月，以不璽為嗣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及之以母喪去。

位。秋七月，以陳自强僉書樞密院事。

初，自强嘗為韓侂胄童子。

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儗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躅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祕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遂為中丞。旬日，登樞府。自强以選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遽至。大用遂委身諂附侂胄焉。」

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

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搆驚
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
京鏜卒鏜初與韓

因得大用遂一變素守奉行佐胄風旨唯謹時附益
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佐胄之

謀多自鏜發之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

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佐胄詔配祖泰于

欽州牢城

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誼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窠劾周必大首

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佐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佐胄童穉之師躡致牢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

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佐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佐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佐胄怒尋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

者乃病風
喪心耳

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璽朝饗

太廟○冬十月加韓佐胄太傅○十一月以與愿為

福州觀察使更名曠○皇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

崇陵○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

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辛酉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是歲西遼亡

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

為少保

從施康
年言也

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
乃滅

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曦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
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

佐胄佐胄許之曦賂偶不及澹澹持不可佐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佐胄斥逐善類賢士為空士論罪之

大旱○以陳自強參知

政事張釜僉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兼知興州

曦至興州因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八月

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附巖

佐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松諂佐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佐胄名之曰松壽佐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柅府奈曼襲西遼滅之

西遼主珠勒呼獵奈曼王庫楚類汗伏兵八千擒之而據

其位遂襲遠衣冠尊珠勒呼為太上皇
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尋死遠祀始絕

壬戌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師旦平江

府書佐也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
事之侂胄愛其辨慧竄名姓于嘉王邸吏士內遂以
潛邸隨龍
恩入官云
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

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
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
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
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
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
愚官而偽黨之禁寢解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禁私史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子覲為安

定郡王○八月以素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

閣

藏光宗御集也

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

伯圭諱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

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

制○十一月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

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少以姿容

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次山自是貴顯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患民局夏允

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
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
師時侂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
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
往損晚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
胄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羣
小滿朝勢焰熏灼

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曦爲衛國公

癸亥

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深甫力求罷政帝曰
知能為朕守法度惜

名器不可以言去
深甫固請乃許之

張巖罷○帝臨太學○以來說友

參知政事傅伯壽僉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

以費士寅僉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

之○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

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闕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嘗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素說友罷○冬十月

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

奉御阿魯岱為彰德府判官

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鄙
準布等部所擾無歲不

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
羣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懼宋人乘其隙乃命
聚糧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權場宋人聞之乃
嚴設守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
艦奉御阿魯岱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
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笞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

郡王子覲卒

甲子四年

金泰和四年

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

時有勸韓

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
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

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鄭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高麗王暉卒子諤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

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

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

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張孝伯

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栩為

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

巖無同知國用事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初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培

克民財州郡騷動焉

乙丑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

恢復士寅固辭遂罷

師入鞏州

師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諜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金主

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劉德秀僉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

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

諫用兵啓釁竄岳于建寧府

韓侂胄銳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

啓邊釁且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
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詔以衛

國公曠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布薩揆為宣撫使

會兵于河南

金主聞宋將見伐名諸大臣問之皆曰
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畔盟完

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
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

戚拱復漣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

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

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陳自強授文彥博故事乞
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

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

至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
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

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恢復之
議皆師旦發之

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

布薩揆至汴移文責宋
敗盟宋三省樞密院荅

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
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它盜及聞
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糈
窮感饑疫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
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
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

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

韓侂胄欲審敵
虛實故遣景俊

往賀正旦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韓侂胄聞命命布薩揆宣

撫河南乃以密應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

里哈索多○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

之傑來

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以其禮倨請帝還內從之

丙寅

二年

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

春正月

師入薩滿谷獲金果囉○三月以陳伸為京湖宣撫

使伸遂致仕

伸為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故

首以藩閫命伸遂致仕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

韓

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故有是命曦由是得總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羣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

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金更定比保法

以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

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

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

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

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

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

○遣衛卒戍淮東○追貶秦檜贈諡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

封衛國公改謚繆厲復泗州及新息襄信頌上虹縣○金命其

平章政事布薩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

以宋渝盟也

吳曦

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

曦久蓄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

現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

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四方

及告于天地廟社

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北敵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

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維茲金國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舍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鷲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有隙之可乘兵出有名師直為

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越金以布薩揆完顏匡為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

左右副元帥

金以宋畔盟告于天地廟社以揆匡為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命彰德守臣

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李葵帥師圍壽州○郭倬李汝

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皇甫斌

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詔以太

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

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

曰希

六月李璣敗績于壽州○鄧友龍免以丘璠為

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璠代之駐揚州璠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

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俾李汝翼皇甫斌李璣等皆坐貶

田琳復壽春府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

韓侂胄聞師旦所始覺為蘇師旦所

誤一夕招李璣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璣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

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

自立

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

戚春敗績于邳州○九月

金富察貞取和尚原○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赫舍

哩執中圍楚州

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

唐鄆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臨潭舒穆魯仲

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舒穆魯仲溫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鱗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

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懼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

以援兩淮○以丘寔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寔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寔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

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金布薩

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

遣鄂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賚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金赫舍哩子

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富察貞入西

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赫舍哩子仁入真州

州之士民

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焚河池

退保青野原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起

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鄉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富察貞破和尚原湫池堡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關陝大震轉運判官陳咸言曦反程松不之信也金赫舍哩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完顏充入

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幕關之

戍金人由版開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

丘密遣使如金師議和金

布薩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

揆欲與宋通和罷兵購得韓琦

五世孫元靖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靖回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以上聞帝諭密使歸罪邊將密乃復遣王文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

曰佐肖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采還密復遣文采及林拱宋顯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撥始許之密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壁往馬壁至撥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南者皆去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

大散關既破曦乃退

壁興州之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口曦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遂自置口還興州綱乃以金主命遣假太倉使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薛叔似陳謙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免以吳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

叔似素以功業

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程松自興元逃歸金鳳州松求

稱屬郡多陷故坐免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

授于吳曦曦始言當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

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趨

松使去松尚未悟其變會報重慶猶遺書乞贖禮于

米倉山而適自閬州順流至重慶猶望見匣疑為劍

曦稱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匣疑為劍

也大恐即急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

出峽西向掩淚曰吾

○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鄂諾

今始獲保頭顱矣

河初天曰布古哈塔吉次曰博克多薩勒濟固季曰

勃端察爾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曰哈

塔錦曰沙卜珠曰奇雅利又謂之札拉氏居于烏桓

之北與輝和爾泰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

貢于連金而總隸于達旦烈祖諱伊蘇克依勃端察

爾之九世孫也攻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運次于特哩哀盤陀山而生子烈祖因以特穆津名之是為太祖皇帝烈祖卒太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皇帝與其母瑯柁太后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于都爾本兆蘇之野泰楚特等敗去太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恚歸太祖皇帝泰楚特部遂傲既而太祖皇帝為塔爾巴哈台所執其部人蘇勒庫實勒們釋太祖皇帝且命子齊拉衮委質焉未幾塔爾部叛金太祖皇帝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山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為綽克圖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以克特穆泰曼二部強盛事之甚謹泰曼反侵略之太祖皇帝求援于伊爾濟部伊爾濟殺其使太祖皇帝怒與戰于圖滿盤陀山伊爾濟大敗太祖皇帝還居于塔哩珠之野諸部

為克特所敗者多歸焉已而克特王汗暴戾其族王
汗之弟額爾克哈刺不能堪叛歸秦曼部共立伊納
克齊為汗以兵敗王汗盡取其衆王汗出走太祖皇
帝以其與烈祖有好自吉魯爾河迎之會于圖刺河
結為父子因攻默爾奇斯溫都爾二部掠其貨財以
給王汗王汗部衆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
秦曼部博羅汗戰于赫辰巴納盡取其衆王汗漸強
因害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辭
去次于薩里川而王汗移居于圖刺河王汗之子伊
勒哈等率衆至為秦曼部所掠王汗復遣人告太祖
皇帝攻秦曼以報之太祖皇帝即遣博爾濟博爾歡
穆呼哩齊拉袞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
王汗太祖皇帝復與母弟楚齊格爾攻秦曼大敗其
衆而還秦曼部因是衰弱太祖皇帝乃會王汗于薩
里川布胡吉爾崖復率衆攻秦楚特部大戰于鄂諾
河秦楚特部長杭呼敗走於是鴻吉哩等五部會盟

將攻太祖皇帝及王汗太祖皇帝迎戰于保喇川大
敗之而王汗之弟札實甘布等怨王汗殘忍逃降奈
曼王汗以衆居于哈巴爾雅山太祖皇帝居于察
察爾山塔塔爾部與鴻吉哩等七部亦怨楚齊格爾
侵掠會于斡河共立扎木哈克部長為楚勒汗將攻
太祖皇帝太祖皇帝率衆與諸部戰于哈里雅爾台
和囉噶之野敗之楚勒汗遁去鴻吉哩部遂降于太
祖皇帝自王汗為下所逐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
勤金泰和二年秋奈曼博囉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
皇帝及王汗太祖皇帝與戰于滿達之野會大雪奈
曼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卜薩奇爾台實喇
山王汗居于必里克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汗
王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疎之楚勒汗聞之往說王
汗之子伊勒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汗伊勒
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汗與
伊勒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以

為誠然而往王汗之牧馬人奇徹勒與弟巴圖知其謀以告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汗戰于哈刺沁之野王汗屢敗矢中伊勒哈之頰乃斂兵太祖皇帝次于阿爾古訥有騎四千六百因循喀爾喀河而進至董阿澤遣阿里哈致言于王汗曰昔汝珠爾汗謂汝奪其兄呼爾察和斯必溜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逼汝于哈拉袞之隘汝窮迫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偕汝以雪耻備歷險阻以破其國珠爾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為諸遠政我事汝如父嗣爾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恤使汝得至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於我哉王汗大慚欲止伊勒哈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穆呼哩博爾濟博爾歡齊拉袞飲水于班珠爾河誓必報其讐遂大會屬部于鄂諾河源而進擊王汗于

察察爾溫都山大敗之王汗與伊勒哈以數騎逸
至納沁烏蘇河奈曼部人執王汗殺之伊勒哈奔
西夏亦為人所殺克埒遂亡太祖皇帝以奇徹勒
巴圖有功命為千戶賜號達爾罕因大獵于特默
格川宣布號令而還奈曼迪延汗遣伊克彙爾告
于洪果部長阿嚕哈斯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
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
奪其弧矢乎阿嚕哈斯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
帝具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
部于特默格川謀攻奈曼以呼必哩哲伯二人為
前鋒與奈曼迪延汗點爾奇斯部長托克托克埒
部長阿林台實衛喇特部長呼圖克伯奇并扎木
哈克都爾本塔塔爾哈塔錦薩勒珠特部戰于阿
勒台迪延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盛強
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拉伊哩寨及羅索城大掠
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遊白

旗遂自號為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太祖皇帝之貢允濟奇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太祖皇帝聞而憾之

歸

蒙古滅奈曼執博囉汗以

丁卯三年

金泰和七年
太祖皇帝二年

春正月丘密罷詔張巖督視江

淮軍馬

金布薩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密上疏乞遣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

元謀若遺書宜釐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奉祠

以陳自强兼樞密使○吳曦

反稱蜀王于興州

曦即治所為行宮改元置百官僭用乘輿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宮

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奉表稱謝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

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斃其駿史次泰自瞽其目者甚眾

金布薩揆有疾命

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

遂棄成都如遂寧

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逃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

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遷延不發曦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
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
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
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

卒于下蔡

揆為政多惠人樂
為用號名將相

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

傳首臨安

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
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

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
司隨軍轉運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
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
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
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
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
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
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

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
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
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
爾乃甘仇敵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
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
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為宣
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
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
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
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
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
人詔印送朝廷曦偕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
奉冊於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

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為保全蜀之計此亦非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方信孺如金師

韓侂冑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

方信孺薦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冑召至都堂命以使命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詞以答之侂冑

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劉昌國

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

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

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齋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道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繕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輔為四川

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為副使知沔州許奕為四川

宣諭使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

治程松棄蜀

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

以陳侗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

侗伸弟也有史材所至以

惠政

金以赫舍哩子仁為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

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

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

秦州圍皂角堡金珠格高琪來戰好義敗績

好義還為吳曦

將王喜所毒而卒

六月林拱辰如金

通謝也

安丙殺宣撫司參

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

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

秋七月以不儔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

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

臨江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

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

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首謀增歲幣五萬
朝廷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
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
浩見其忠愾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
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
密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為
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
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
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
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
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
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
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
幣五萬兩足犒軍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
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副兩

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擄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

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以

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凡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王柵如金師

持書赴完顏匡師所在柵倫之孫也

蒙古取夏斡羅垓城

○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

罪惡于中外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

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
泄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
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
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
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
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壁
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
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
途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復
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
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
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
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

州觀察使佐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顏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佐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陳自強有罪免韓佐胄既死錢象祖探懷紊極矣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遣使誅蘇師旦于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

韶州○治韓佐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

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

鄧友龍循州郭倪梅

州郭俱連州
並除名安置

以衛涇僉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曦為

皇太子更名禱赦○十二月以丘富為江淮制置大

使知建康府○罷山東東京西路招撫司○以錢

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

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僉書院事

初韓佐曹欲
內交於大中

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挂
於口佐曹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者大中曰福不
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
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 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

所脩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

戶七百六十
八萬四千四

百三十八口四十五百八十一萬
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戊辰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
太祖皇帝三年

春正月王柁還自汴

柁至汴請

依靖康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柁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柁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柁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柁曰十餘年矣平章重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柁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柁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

安定郡王伯柁卒○以史彌遠知樞密

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

學士

定諡忠

三月復秦檜爵諡○以韓侂胄蘇師旦首

畀金人

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書乞梟侂胄首于兩

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柟還以是為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

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斲棺取首詔泉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

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

臨安府大火

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

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已賴

因而縱火為姦

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六月金人來

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竿

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

衛涇罷○鄒應龍如金

賀生辰也

林大中

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召丘室同知

樞密院事未至而卒

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

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僉書

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

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許奕

及金完顏侃來

奕至金金主荅誓書遣侃為宋諭成使來報

九月及金平

完顏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

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

知政事

彌遠既相召用正人故老釐正紹熙
誣史褒贈偽學黨人朝廷賴之小康

以伯祝

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金主

璟卒衛王永濟立

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

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備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

觀然婢寵擅朝疏忌宗室
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十二月錢象祖罷○蒙古滅默爾奇斯部○阿爾拉部

降于蒙古

巳巳

二年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

春正月以樓鑰參知

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

輝和爾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王伊都呼聞蒙古威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阿

里雅爾囊等至伊都呼大喜即使布格蘇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伊都呼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伊都呼朝太祖皇帝于結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伊都

呼于諸子中為第五云
輝和爾唐之高昌也

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

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

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

妃李氏承

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

史彌遠為右丞相○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

太祖

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

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名詢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

從考功郎官劉彌正

之議
也
蒙古侵金

庚午三年

金大安二年
太祖皇帝五年

夏皇建元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秋八月

夏人寇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

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
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

機立

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
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金禁

傳說邊事

蒙古太祖皇帝怨金主之嘗欲害已也數
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

皇遂禁百姓不
得傳說邊事

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大正十一年一月一日

通鑑綱目

三

通鑑續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二十

元 陳桎 撰

辛未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太祖皇帝六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春三月

臨安府大火

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焚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

寓治驛寺

西域哈喇婁部降于蒙古○夏四月蒙古侵金

金使鈕祜祿哈達乞和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敏珠爾鎮守北郵知蒙古將侵邊

壤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汝何言此敏珠爾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

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
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
不休遂破大水滌以進金主始恐乃釋敏珠爾之囚而
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乞和太祖皇帝不許

金命其平章政事通吉遷嘉努參知政事完顏呼沙呼

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

事以備邊

呼沙呼即執中
阿蘇裔孫也

六月余嶭如金不至而復

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
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金通吉遷嘉努完顏呼沙呼禦

蒙古于灰河赫舍哩呼沙呼遁還金師遂敗績蒙古

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

遷嘉努呼沙呼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

奄至攻烏月營取之遷嘉努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呼沙呼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邀去於是遷嘉努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卓沁二太子察罕台三太子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結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自臨潢趣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

閏九月金完顏呼沙呼帥師南還蒙古追之

金師潰于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

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

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糾監軍完顏萬努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或謂糾

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攏兒幄糾堅遣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祖皇帝遂與糾堅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呼沙呼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為前鋒呼沙呼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沙呼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呼沙呼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誓迎戰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珠

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

格高琪屯門外

備

以金有蒙古之難也

十一月金以圖克坦鎰為右丞相

鎰為上京留守

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達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璉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璉謀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聞之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相鎰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

金赫舍哩呼沙呼至燕以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媯

川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

殺漆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呼沙呼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媯川呼沙呼不悅

金通吉遷嘉努免貶完顏呼沙呼為咸平路兵馬

總管

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衆謂二帥必誅及遷嘉努止除名而呼沙呼降官由是將士不用

命**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

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驚鞍

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展徽王敏為謀主汲君立王琳闔道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壬申

五年

金崇寧元年
太祖皇帝七年

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

乘其有
蒙古之

難也

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

呼沙呼欲移屯
南口上言曰蒙

古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
罷歸田里

蒙古取金宣德府

太祖皇帝既克宣德
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太祖皇帝與奇珠駙馬復
擁楯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走四
太子睿宗皇帝諱圖類因盡取德興
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國

王李龍翰卒子昊昂嗣昊昂尋卒無子其壻陳日熒

遂主國事

昊昂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
日熒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

二十餘年而亡。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金河東陝西大

饑斗米錢數十流莩滿野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秋

七月雨太廟屋壞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正

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樓鑰罷。○夏四月以章良能

參知政事。○五月金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

帥帥師次于城北。○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金

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也縉山

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圖克坦鎡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秋八月金呼沙呼

弒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呼沙呼為太師尚書

令都元帥封澤王

呼沙呼帥士三千屯中都城北與其黨完顏綽努富察魯沁烏庫哩

達喇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騫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蒙古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此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

長完顏甯古納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華門護衛實呼奇爾等納之呼沙呼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台聲伎與親黨會飲於已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郎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思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豈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圖克坦鎰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呼

沙呼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誘完顏綱
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
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
即位珣本名烏達布顯宗庶長子

蒙古使伊

埒濟如金

議和且請昏也

金以圖克坦鑑為左丞相○閏月金

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

郡侯○冬十月蒙古復使伊埒濟如金○金珠格高

琪及蒙古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

太祖

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拒之敗
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
克特卜齊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
壁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伯帥兵趨紫荆口

距中都二百里呼沙呼欲誘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克特卜齊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高橋呼沙呼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師大潰蒙古兵進圍

燕京 金珠格高琪還自師殺赫舍哩呼沙呼金主

命暴呼沙呼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高琪戰敗自度必為呼沙

呼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蒙古徇

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

○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太祖皇帝

留奇塔特及哈坦次燕城之外分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為三道命太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三人分將循大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路之兵金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州郡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遂由真定威州趨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富察等亦遵海而東破濛蘄大掠于遼西之地而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猷河間濱棣濟南等郡

引兵復自大
口以逼中都

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

賀即位也

甲戌七年

金貞祐二年
太祖皇帝九年

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

彰德府知府事鴻果玖珠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扆

死之○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

太祖皇帝
還自山東

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琪言于金主曰蒙古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則俱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盍遣使議和得彼出居庸關後國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太祖皇帝許之蒙古使伊埒濟薩巴如金也

蒙古穆呼哩侵

金遼西州縣○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

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金人來求歲

幣弗與

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督之起居舍人真德秀以為不宜與從之

蒙古

使伊埒濟薩巴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

是為

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

烏庫哩仲温死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

太祖皇帝既成婚乃

出居庸北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蒙古允和大赦國內蒙古勢日强大然止居故地壤

金以布薩安貞為諸路宣撫使

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惟真定

清汾大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黎

金尚書左丞相圖

克坦鎰卒

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鑿與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

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問學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衛王之弑蒙古之難轉危為安惟鎰是賴

焉

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薩瑪哈領其事

統金降民

蒙古穆呼哩徇金大定府烏庫哩音達瑛以城降之

穆呼哩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完顏寶埒高德王殺銀青推音達瑛為帥音達瑛遂舉城降之穆呼哩怒欲坑其民蕭額森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

望奈何坑之穆呼哩乃止以音達理
權北京留守烏葉爾權兵馬帥府事
蒙古徇金霸州

守將史天倪蕭伯特帥所部降之○五月金主遷都

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

金主以國蹙兵

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
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穆延盡忠奉
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官啓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
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
釋憾特以解和為款
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金主至良鄉紮軍反奉扎達等

為帥降于蒙古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

圍燕

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護衛紮軍元給鎧馬
悉復還官紮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遜而共

推扎達及伯勒齊爾扎拉爾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
聞變以兵阻盧溝扎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
於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
明安授扎達扎達合其兵以圍燕京
以鄭昭先僉

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

夾攻金以恢復故疆董
居誼以初入蜀不報

八月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

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
顏蘇呼以為不可平章珠格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
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呼曰完固不敢必但
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
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
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夏人寇金

慶原延安積石州○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

月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蒙古取金

成州○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嗣

秀王師揆卒○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蠱目權誦善下人弓馬趨
捷能運鐵鎗人號為李鐵鎗金主自遷汴賦歛益橫

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
紅衲襖以相識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

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
四千洋于潭等皆附之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師禹師揆弟也

太祖皇帝十年

夏人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富察齊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穆延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金布薩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

山東

楊安兒之衆日盛鈔掠莒密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

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建經歷鴻果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

距嶼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掠食山

東衆尚萬餘

三月金兀爾佳錫爾格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

儀為帥

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
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安定郡王伯杞

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穆延

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

蒙古兵圍

燕承暉

以左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
總持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富察齊勤叛中都益急

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

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之承暉遣間使奉砮書奏曰

齊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

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

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

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

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而

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珠格高琪居中專政

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拔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蘇呼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成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大畧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

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返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秋七月以鄭昭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殺之

先參知政事曾從龍僉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

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貞祐寶券

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

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為無用之物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更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

交鈔名貞祐實券而弊如故

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

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

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

州縣

時盜賊所在
蠶起故也

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糧遷官令

司縣官能募民進糧五十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

金定敗敵功賞令

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

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善誘降人取附都州縣者予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諸色人以

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總麻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

家又以空名宣敕付
陝西宣撫司遷授

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

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布薩端兼都元帥行省事

于陝西樞密副使布薩安貞行院事于徐州○金以

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

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
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

害是使之奉祀而反
絕之也故有是命

蒙古薩哈侵金潼關不克遂自

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薩
哈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

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
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

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
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折津

乘河水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薩瑪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瑪哈不肯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為蒙古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羣盜所據金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

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播遷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
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
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
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
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
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
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強敵之
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劉石之亂江
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媿旦夕
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唇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
部遂萌飲江之志今新敵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
人皆服從臣恐五部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
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强大之魏者其君
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

度外養成
深患也

十一月以伯澤為安定郡王○金以王世

安為淮南招撫使

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
為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

南招紅襖賊及宋官
自是南侵之謀興矣

夏人寇金綏德○蒙古兵徇金

彰德知府圖們色哩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

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

蒙古以張鯨
總北京十提

領兵從托果琳齊哩克南征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
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額森執
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據錦州自稱
瀛王改元興龍遣兵徇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
下之穆呼哩帥先鋒蒙古巴哈權
帥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丙子九年

金貞祐四年
太祖皇帝十一年

春正月蒙古取金曹州○金

立遂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二

月蒙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

于平陽○蒙古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

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

行非京路元帥府事○金改宣撫為經畧使○秋七

月金侯摯斬賊郝定

摯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

單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執定誅之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

監寺威儀之令○夏人寇金安塞堡○蒙古徇金延

安及防代州經畧使鄂屯綽華善死之○冬十月蒙

古取金潼關節度使呢瑪哈富勒呼死之○蒙古兵

徇金汝州○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沔池金右副元帥

富察伊爾必斯奔還○十二月金以珠格高琪為尚

書右丞相

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柵連亘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

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

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殘廢不復憂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

蒙古兵

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蒙古穆呼哩圍錦州殺張

致

穆呼哩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葉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

石賊必遣兵往援找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巴哈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

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逸西平陳伯震如金○金胥鼎會師敗蒙

古于平陽

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喇阿魯岱圖克坦伯嘉帥兵萬五十由便道濟河以趨關

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金人復取潼關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蒙古徇金觀州○

二月金造貞祐通寶

自百至三十等之為十凡一貫當寶券十貫聽各路轉運司印

造與舊券參用而鈔愈賤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

彼界飢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遺歲幣者六年珠格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惑之故於伯震之陞辭言及以為

蒙古徇忻代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用兵之端

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

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不許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留守

兼經畧使知中山府

河北隊長苗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得衆心時河北羣盜起道

潤擊之畧定城邑五十餘所故有是命

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

金主命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鈕祜祿貞文振及威州刺

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圍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庫哩

慶壽完顏薩布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

江淮制置使李珣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

居誼便宜行事

薩布破宋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威允升殺之

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砦為廬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金以元帥左

都監完顏寓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侯

摯使完顏霆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漣水

縣○蒙古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

詔四方

從趙方之請也詔畧曰金人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

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

儔卒○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

東海碓山縣

初楊安兒之寇掠山東也出沒島岫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

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

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北方來者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

忠義民兵
分道伐金

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

伐海州不克

初李全聞楊安兒之妹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

以為夫已而為完顏霆所敗全收其眾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烟台定遠民李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李先至山陽寅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至是遂以全眾五千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

濱棣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

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

金主以宋遣兵數犯其境及歲幣不至將

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豈宜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高汝勵汝勵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唐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珠格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畏蒙古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

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

軍興

也故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

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阿林入湫池堡天

水軍遂據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

州福全兄也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魯國王經畧山南

太祖

皇帝以穆呼哩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蕃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璠乞以身贖其母與兄穆呼哩哀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

蒙古圍夏興州夏

主遵頊出奔西涼州○蒙古哲伯伐奈曼庫克楚敗之○蒙古太子卓沁伐烏蘇展哈努森達蘭烏克遜特們呼雅伊楞古等部皆降之

戊寅

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
太祖皇帝十三年

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

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

應純之
見李全

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鑿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勅江淮制置使李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為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連水而季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鐸亦招楊友劉全來歸

二月金人焚大散

關○金阿林入皂郊堡

王師死者五萬餘人

金薩布圍隨州棗

陽軍

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

三月額爾克入光化軍○

金人焚湫池堡○王逸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追金

阿林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

王逸帥忠義十萬及官軍復皂郊遂進攻

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

金烏庫哩長壽

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興
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禦
戎和我三策○金洪果阿魯岱襲敗李全于莒州○
夏人寇金鄜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金賈瑀殺其中都經畧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
柔會師伐之至紫荊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

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
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

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
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
慙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
伯祥奪槍大

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
令疾足聞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
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
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
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
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
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
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
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
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它人屈明安
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
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
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

金石州賊馮天栩敗死

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為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

以李奇嚕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穆呼哩帥蕃漢
紮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九月安定
郡王伯澤卒○蒙古穆呼哩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
軍烏庫哩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烏雅恩徹身死
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徇金絳潞
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穆呼哩圍平陽參政李革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
蒙古穆呼哩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死

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主金

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以

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會師

南侵○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

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二

巳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名董居誼還以聶

子述為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呐敗

之○金人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

隨均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

軍○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

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普棄城走○趙方使扈再興

救棗陽金完顏薩布敗走

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蔡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

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鈴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

金

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以曾從龍同

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僉書樞密

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

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金人入洋

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趙方便扈再

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

撫使丁焞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

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金命權中都經

畧使李奇嚙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

民治易州以西之地○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

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

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取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珣遣師救之皆不

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碛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

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

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涉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

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駙馬阿哈

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哈所獲者涉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

金

完顏薩布復圍棗陽○金布薩安貞自盱眙退師○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

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

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無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賦揚九鼎遂掠閬果州

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

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直亦皆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

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始自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

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

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

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

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取

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

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

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鏡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領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鏡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五月張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誅之

五月福衆薄遂寧權

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齎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還

治于利州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

州而還

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

逐中蒺藜者十踏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額克引衆數萬復薄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

走金人爭壩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中既而金人劫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矟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銳卒重圍轉鬪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晡至三更金尸橫積草野棄旗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范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日與之戰遂進破順昌縣浙川鎮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廝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嗣濮王不標卒○丁煇復以書約夏人以將循吏云

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古取金武州
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金中山

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

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

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

江淮制置司

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

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

論之不止知時貽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
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
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
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兵涉受
命即遣傅翼喻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
謝罪涉慮其人眾而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
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
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
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省費十三四

及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

州節度使伯特烏色死之○蒙古穆呼哩次師于單

州○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張林以金山東

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
益都不守

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為
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
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
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
州還維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
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乃挺
身入城惟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
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
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
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
以聞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
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
封爵無所吝仍厲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
諸將圖未下州郡

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趙方便扈再興

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

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

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

甲燬其城皆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全以大雪淮水合請于賈

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

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

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尚書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

琪高

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儒喜吏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

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誦頡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

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
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
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
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
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
遷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
博多厚撫亂軍而博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
給器用故有扎達之難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歎曰
壞天下者高琪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暉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

于契丹徑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之且為鄉
導共攻其國國王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辰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太祖皇帝十五年

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

人救之乃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以不凌為嗣濮王○夏人

復以書來議伐金○金以武仙遙領中都留守○三

月金以高汝礪為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

○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夏四月賈涉招

諭豪傑于山東兩河○蒙古徇金孟州○金封王福

伊喇衆嘉努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

開燕寧九人為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

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圖克坦

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等三人謂度太原之勢雖蹙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衆嘉努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真定有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

犢寨樂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冀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廉三保河北江營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隸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

五月蒙古徇金隩州充

州秦定軍節度使烏延威赫死之○六月賈涉誘連

水軍忠義副都統季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為帥以拒

命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宋諸將之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

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六脩武京東路忠義鈴轄誥命及印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蒙古楊在取金大

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

蒙古楊在取金大

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蒙古穆呼哩取金嵐絳

州遂侵河中府不克○秋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如

蒙古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恩德懷

衛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
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
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
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
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賈涉因再
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
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
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
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銀甲赤幟遶壕躍馬索戰不
得乃與林夾汝水而砮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
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

奪其馬逐非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布哈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突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以鎮江軍五百懷憤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由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未幾復還楚州

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

諡曰景獻

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

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丁楨

節制次于鞏州以俟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復海州以徐晞稷

知州事○夏人陷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行成○蒙

古穆呼哩次師滿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穆

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

呼穆

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槍戰敗

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

罪之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命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

郡聞之咸爭降附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

克遂還

九月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促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

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已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

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辛丑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羗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蒙古使達呼如

金○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青為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

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命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全降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烏雅特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

撫使而未授以郟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金濟南府嚴實以

彰德大名府磁沼恩博滑濟州降之穆呼哩以實權

濟南等路都總管

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

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以降穆呼哩承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

崖附于宋實母妻兄皆死

蒙古穆呼哩圍金東平府

金兵二十萬聚于黃龍岡聞穆呼哩在濟南衆未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穆呼哩迎戰金兵敗穆呼哩遂

薄黃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穆呼哩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穆呼哩

遂陷黃龍岡進取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太祖皇帝克鄂托羅爾

城

太祖皇帝入西域避暑于頁賓勒提斯河至秋遣兵所過城皆下至鄂托羅爾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圍

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

材

遼東丹王烏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太

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

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

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塔什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歷不應制庚午元歷上之太祖皇帝

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燒羊脾骨以符之然

後行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賈涉命李全併

將連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

石珪以入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

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元帥珪即石畫虎也珪既去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請涉畏全不敢覈實全益得志

蒙古穆呼哩以嚴實權山東西

路行省索囉呼圖克帥師次于東平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穆呼哩謂嚴實

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索囉呼圖克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

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金復故主東海郡侯

永濟為衛王

諡曰紹仍加開府儀同三司

得恭膺天命寶

鎮江副都統崔

朝宗得于

金師也

辛巳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太祖皇帝十六年

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

其西城二月金赫舍哩約赫德來救全敗乃還○金

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布薩安貞遂圍光州詔准東京

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

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

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治之

東平被圍既久授者不至

糧道復絕其民東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守將和立綱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索囉呼圖克邀擊

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

州石畫虎移治曹州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封祁國公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

立貴和為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

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

希璫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

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驚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郎後可冀也集姍黨送之且說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及貴和立為皇子

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速益異之秋七月以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僉書

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

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游九功輩皆板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

顯以與昔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加貴誠

果州團練使○蒙古太祖皇帝圍西域塔里哈寨

太祖

皇帝住夏於西域蘇勒坦汗所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哈什城四太

子攻伊拉袞綽和爾瑪勒齊里克瑪勒齊阿刺斯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特爾默及巴刺勒哈城皆克

之遂圍塔里哈寨

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冬十月

復滄州○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襲慶府○夏

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

侯濟張子英治金主孫疾用藥暝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

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蒙古穆呼哩伐夏，夏人以師會之。

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八月穆呼哩至，天德

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古思勞之，且享將士。穆呼哩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獻奉甚厚。且遣塔海、甘布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自雲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與納哈塔敏珠爾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

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
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
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
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鄜州夏人

寇金定西積石州○師焚潁州○蒙古入金潼關○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

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

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

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

將連水忠義益驕悍輕宋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
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

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
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
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
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
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
兵取君頭爾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
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為山東東路益
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
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月鄭昭先罷○閏月苟夢玉如蒙古

通好也

金更作興

定寶泉

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祿錦

鈕祜祿資祿都監赫舍哩鶴壽富察羅索死之○蒙

古穆呼哩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蒙古使昂哈濟

蘇來○蒙古蘇布特敗欽察部于玉峪

壬午

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太祖皇帝十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

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

顏額爾克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

敗之金人誅時全

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
元帥左監軍額爾克行元帥府事節

制三路軍馬同僉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穎
壽進渡淮敗宋師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

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橋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感之額克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

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沂王

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

其家使彌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閭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

地園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
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
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
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
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
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
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
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
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
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
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
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
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
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竑竑之失
言于帝覲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蒙古

穆呼哩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哈昭帥師戍于隰吉

翼等州○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

城據之○六月俞應符卒○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

哈寨遂屠密拉城大掠實都而還○蒙古穆呼哩取

金牛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

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

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

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強弱

秋七月蒙古穆呼哩徇金青龍堡平

陽公胡天作降之穆呼哩遂趨關中使蒙古布哈守

京兆以備潼關按察爾次于晉安冀州之境○九月
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降○

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僉書院

事○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

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

穆呼哩渡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石天

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畧絕衆幸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

原吉隔等處帥府皆受節度

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古石珪○十

一月蒙古穆呼哩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額

爾克死之○蒙古穆呼哩徇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

路

以其新復故也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

北鎮撫節制司副使

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

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勤耶

蒙古太祖皇帝滅

回回國其王走死

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太祖皇帝命蘇布特逐之及于

輝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適蘇布特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匿海嶼蘇布特分兵守其要害回回

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度死太祖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

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

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

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癸未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春正

太祖皇帝十八年

月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蒙古穆呼哩復取

之

穆呼哩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

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復取河中以天應子鄂克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造浮橋引師駐終南為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岱守河中阿魯岱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

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嗣秀王師禹卒○三月蒙古太

師魯國王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

謂弟位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博爾歡齊拉衮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為都爾本庫魯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穆呼哩與博爾濟張彊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濟從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廣平王博爾歡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奇拉衮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

原之功穆呼哩為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出官則為輔相焉夏五月蒙古

初置達魯噶齊監治郡縣

太祖皇帝循甯默里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

薩木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帕爾滿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扣肯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

置達魯噶齊於各城監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

苟夢玉還自鐵門關○金

作元光重寶元光珍貨

珍貨以綾印製與銀鈔並用

六月程卓卒

○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

以涉

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

乃數稱高友等之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
每宴麾下必併名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感之亦願
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上言曰
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
制閫一以自留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
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

悟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哈塔留格殺

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

還青州

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留格殺行省蒙古綱據州反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

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
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
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
還楚州會濱棟有亂乃引兵趣青州金行院總帥雅

烏特討留格殺之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嗣

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無知

楚州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

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為淮東制置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淮東參幕徐晞授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

金主珣卒太

子守緒立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

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投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

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
官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
衛軍官伊喇莽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
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為志勤政憂民形於顏
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羣起者良以性本猜忌崇信
替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常任相非人臨事
寡斷南開宋衅西啓夏侮捐棄中原招來多敵其論
胥以三
宜哉 蒙古伐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

上皇○蒙古蘇布特滅欽察烏魯斯薩里等部大掠
西蕃邊部而還

甲申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太祖皇帝十九年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

禮部尚書以鄭捐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

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

金尚書右丞相高

汝礪卒

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者又可黜耶又有男

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殺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

金以張行信為

尚書左丞

行信初為參政惡高琪之專每裁抑之高琪忌而出之至是復召用

金使李

唐英來輸平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莽阿率兵至

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出嗣秀王○八月帝有

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閏

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

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

月八

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
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
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荅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
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
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士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
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
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的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卷皇子苟誤則
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
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
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的入宮見后
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的至樞前舉哀
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
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
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
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已
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
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的已即位矣宣制畢閣
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
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
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
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寧宗恭儉守文

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派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楊后竊政於內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 封兄濟

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州○九月召傅伯成為顯

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為右文殿

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

於是帝謂宰相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為政設施皆以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可為後世法人敬慕之

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政少卿陳貴誼

軍器監王墜並無侍講

初德秀為起居舍人無官講言事不避權貴且卷卷於復

雖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焯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德剛伸子也

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

郎

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枏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

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馬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

顧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
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追封宗室

希璪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

祀帝之本生父母也冬十月嗣秀王師岳卒○夏及金平始

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

鏡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

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
夏國脩好詔中外而遣禮
部尚書鄂屯良弼報之
十一月以葛洪同僉書樞

密院事

通鑑續編卷二十